



**青铜文明的理念创造**

*Idea Creation of Bronze Culture*

**意识的表达**

*Expression of Consciousness*

**纤维之魅**

*Attraction of Soft Sculp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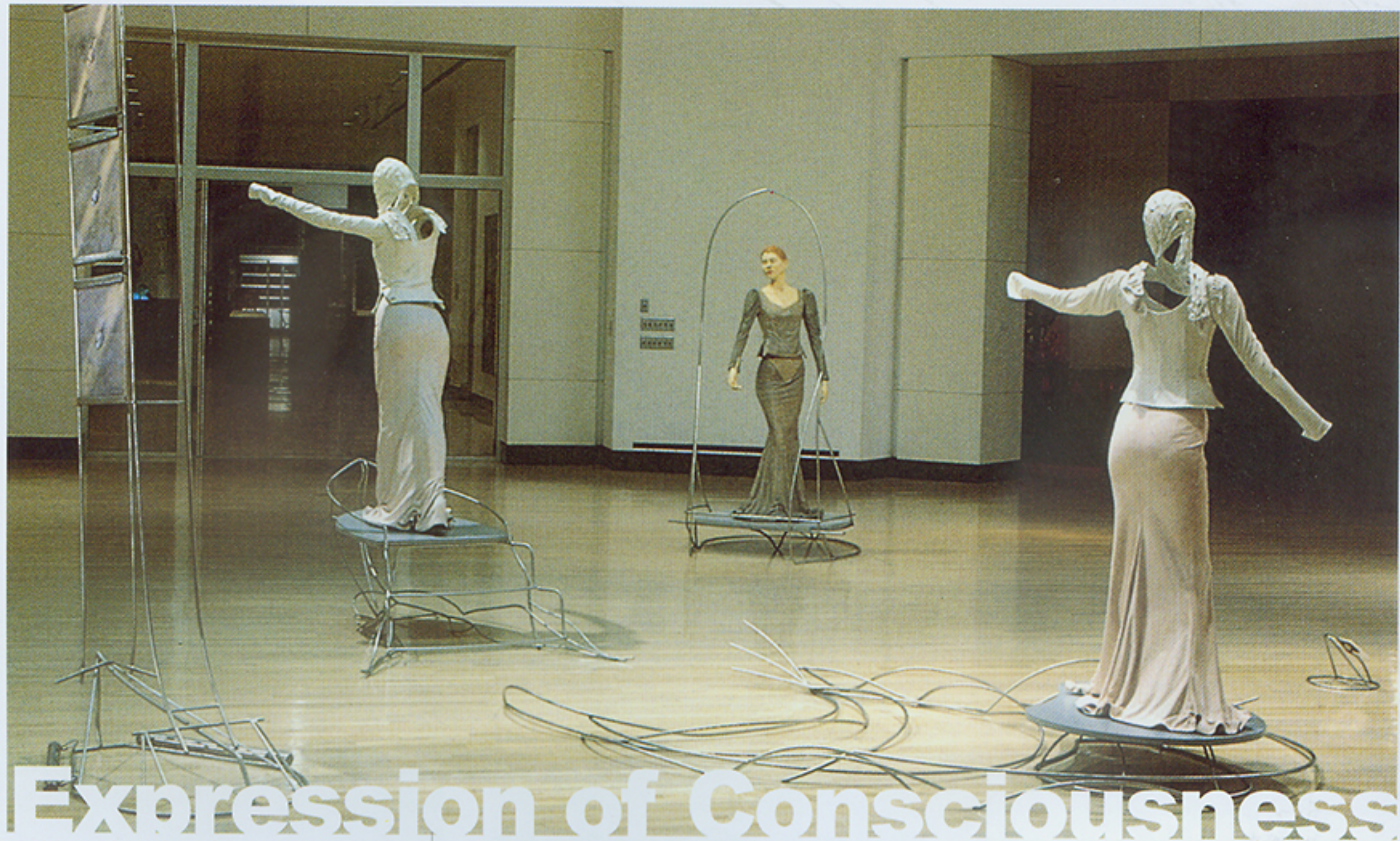
**探访比利时著名的雕塑家劳德·埃柯曼斯**

*Seeking by Inquiry the famous Belgian Sculptor, Lode Eyckermans*

**美国人心目中的圣像与圣地**

*American Icons and Sacred Grounds*





# Expression of Consciousness

## 意识的表达

■文 / 格伦·R·布朗 By Glenn·R·Brown

将人体构成的块面与线性结构和镂空造型进行对比，更容易令人对现实的存在产生一种错觉。美国雕塑家南恩·史密斯（Nan Smith）创作的具有写实风格的多媒体装置作品形成了人物形象与流动的力量之间的一种隐喻关系，而人们对这种关系总的来说是相当熟悉的。现代物理学已经确立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就原子层面而言，所有物质永远处于运动之中，而且，神经科学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些认识过程，电化神经冲动控制着肉体的机械的运动，也没有照搬严格的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模式。她的这种探究并不是沿着经验主义的路线发展，而更多的是凭着直觉。她的人物装置作品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内容和精神的活力，它们毫无疑问是属于精神范畴的。史密斯最基本的观点就是阐述一种意识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视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和不断变化的过程，它能够随着人的生命过程一步步地展开。

史密斯的人物反映了这位艺术家不仅忠实于自然，而且可以超越单纯

American sculptor, Nan Smith, is a prof. of Art Institute of State University of Florida, US and also first-class Japanese teacher of tea ceremony and flower arrangement artist. Her created multi-media setting works with reality writing style has formed a kind of metaphor between figures and flowing force. Her exploration doesn't develop in the route of empiricism, but more is based on instinct. What her figure setting works pursues is metaphysic vigour of content and spirit. No doubt, it belongs to a spirit content. What Smith's basic view is to elaborate a kind of consciousness and regard it as a ceaseless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It can develop with people's life step by step.

Smith's figures reflect the artist is not merely loyal to nature, but able to surpass simple materials. The superficial clear definite details of figure works result from formation ways utilized by her, which impressed audience super realistically. She co-operated with models to make face and neck plaster mould and elaboratively caught each texture feature of skin.

If it's said that there is some anxious factor in Smith's quietness, then it's too absolute to accordance of works.





物质的能力。史密斯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一级日本茶道师和插花艺术家。她深谙佛教中有关事物内在的互补性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影响到她在肉体和精神问题上的观念。其结果则是，她的作品中最物质化的内容——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用模子制做的人物造型——似乎具有十分奇妙的超凡性，而在另一方面，其装置作品中最能表达精神内容的部分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坚实感。虚无与存在并存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中，这不仅表现在装置作品的整体中，而且表现在每一个不同的构成元素上。在史密斯看来，人的肉体不是为了去象征与精神相对立的物质，而是为了表达人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与力量的一种和谐，因而构成了其人物形象中的一种理想化的或高度写实主义的特色。他们的面孔上并没有表现出感情的起伏，身材完美无缺。他们柔美优雅的姿态似乎被笼罩在一种静谧的力量之中，仿佛有一种从高压线上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这种力量给人的感觉隐含着一种纯粹性的思维，而且，如果说史密斯的人物形象与传统的佛像之间存在着一种并非刻意造就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描述还是比较恰当的。在她的作品中，毫无瑕疵的身体折射出了心灵的宁静。

史密斯人物作品表面清晰明确的细节是她所运用的构成方式的结果，它给观众留下了的印象是超现实的。她采用与模特合作制作面部和颈部石膏模子的方式，精心捕捉肌肤的每一点肌理特征。在制作模特的手模时使用了牙科医生常用的那种褐藻胶，这是一种柔软有弹性的乳胶。人物的服饰也是用褐藻胶模制作的，而这些胶模则取自根据特定需求而设计的、潮湿硬挺的服饰，从而尽可能少地暗指某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为了能够表现人的身体的脆弱性和短暂性，史密斯更愿意用陶泥来塑造自己的人物。将陶泥挤压到模子里，她把各个部分做成空心形式，然后组合在一起，其中有些是在烧成之前，有些则是在烧成之后组合在一起。之后用喷枪细心地将釉上彩和釉下彩喷在作品的表面上，如果需要，就使用镂空模版喷出精细的图案。这种多重步骤的结果就产生了真实再现局部特征的、奇妙的组合——面部肌肤的纹理、袖子上细细的褶皱——以及有助于突出人物形象的各部分之间比例的微妙差异，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外部特征。由坚挺与优雅、精心构思的纹理和修长的人物造型构成的这种混合体，形成了一种哥特式的超凡脱俗。紧闭的双眼是世间沉思冥想的象征，它使得将全部力量集中于内省活动的人物形象更加完美，而作品的外表如同被某种磁场般的东西穿透一样，将世间万物尽纳其中。

如果这些人物形象中包含着某种唯我和专注自我的内容，那么，在与其它具有几乎完全对立特征的人物形象的组合排列中，它们就可以避免别人将其影射为自恋症。事实上，它们只是一半的生命，代表着肉体与精神综合体中的肉体。在史密斯的装置作品中，



基本相同的构成因素就是难以捉摸的人的身体，而只有坚硬地挺立在空间中的服饰才印上有特征的符号，如同蜕化的肌体。与丰满的人物形象不同，这些怪异的构成是单色调的，用一种浅浅的石膏色调的水泥浇注而成。史密斯的目的并不是希望观众的目光停留在服饰上，而是希望他们从由服饰构成的空间中感受一种无形的存在。虽然可以用佛理来理解“无”或“空”这种难以阐释的命题，但是，就史密斯的作品而言，它或许还符合西方哲学中的一些观念。例如，让·保罗·萨特的“虚无”意识。尽管如此，史密斯对用作品来描述某种特定的精神理论或意识并没有多少兴趣。相反，她乐意在自己的装置作品中排列人物和镂空的造型，以此阐明那种完全将人的生命理论化的作法是完全不可能的。

对史密斯来说，困难并不仅仅产生于自相矛盾本身——人的生命构成既是物质的，也是力量的；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而是因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肉体的范围。史密斯作品的服饰充分表明了一种不受制于任何禁锢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向外扩张，影响到周围的空间。其它可以表达这种超越肉体的意识的构成因素还包括史密斯一些人物前额上的小饰点。这些饰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种体验超自然的、超肉体感受的标志，但史密斯似乎更专注于一种更具想象力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与时间因素形成一种更为有趣的关系。显而易见，有生命的事物是与时间分不开的，尽管肉体和精神以其极为不同的概念经历着岁月的侵蚀。肉体是沿着一条单一的方向走过时间，不可逆转地发生着变化，因为它循序地从成长走向衰亡。从另一方面来讲，人的思维是自由的，能够循着回忆回溯往昔，也能在想象中迈向未来。同样，肉体 and 思维的感受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肉体所感知的空间极为有限，它是通过各种感官来获得信息，而这种感官多数只能提供感觉到的信息。然而，只要你的肉体继续存在，思维就能自由地飞翔。

如果说史密斯的静谧中存在着什么令人忧虑的因素，那么，它就是作品的和谐似乎太绝对化了。物体与空间、物质与空间、物质与力量之间的那种完美平衡似乎完全排斥了对立的因素，仅这一点就不同寻常地令人感到不安。或许这种反应仅仅是当代艺术影响我们思考析取和疏化感受的程度不同。我们最终可以期待艺术促使我们面对艺术家推出的具有挑战性的形象，而并不是所提出的平静地解决冲突的幻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密斯的装置雕塑似乎更像是带有柱廊的花园，而不是对现实存在的反映。她的作品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沉思冥想的空间，而不是创造一个充满表现对象或诸多问题的空间。史密斯充分运用了装置作品的空间感，去表现一种连续性，而不是某种断层。她的作品在一种静谧的氛围中再次肯定了艺术有助于心灵的安宁，相反，当代艺术则把它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世界。

